

第二名

張青松

58 秒

得獎感言

獻予我天頂的阿爸張郭海先生，伊是我的降落傘、是我的英雄！

我足數念伊的！好佳哉我有一半就是伊。傘帶是阿爸佱我的臍帶，阿爸遺傳予我溫暖佱勇敢。

寫作是一種反抗，親像Sisyphus揀石頭，無效嘛著寫，寫出存在的意義。

夢中，阿爸佱我參所有的人類，逐家手牽手，抱攬宇宙，降落佇圓滿的愛佱和平內底。



佇老雞母的腹內，咱攏是雁。一隻一隻咧等待。毋是落南，是落塗。

教官講的，若準傘有拍開，平均58秒到地面，閣會使繼續跳！若無，8秒！

物理課本內底的重力加速度算出來的，人生就到遮！教官講全梯的會用箸，一塊一塊共你拏起來。送入去忠烈祠。

咱的人生，咱所有的愛恰恨，所有無聊的怨嘆，攏總吊掛佇這兩個數字之間，親像拏著的50秒鐘內面。

所以，跳傘的姿勢誠重要，決定人生的姿勢。

我佇『C-130H』內底，共家己規身軀小可仔勾起來，收下頰，雙手交叉佇胸前，兩跤夾姁，跤頭跌略略仔彎起來。親像一個嬰兒佇子宮內底的姿勢，嘛可比一個「曲肢葬」的姿勢。我感覺家己的骨頭若像開始拍鼓，拍出鐵銼的氣味，鼻起來酸微閣臭臊，若像細漢的時感冒藥仔的苦味，現此時我是一個傘兵，嘛是一個自由的靈魂，一個選擇共家己擲入去規個天頂，我愛絕對的自由。

紅燈，猶未飛到跳傘場。

『C-130H』內底逐家的面攏青恂恂閣有小可仔紅光。我看著每一個面，看著伊背後的故事，但是這一切攏無意義。為啥物這馬欲跳傘，無一定理由的。咱會佇遮，就親像路邊的一粒石頭會佇遐，嘛親像天頂有一蕊雲尪佇遮，全款無一定理由。為啥物佇遮？我予家己的理由恰意義，是保衛

國家？為著避免抽著外島籤？為著照顧女朋友？這一切的理由，佇這1350呎的懸度，有略略仔好笑，有淡薄仔低路。

教官的手疊佇我的手頂懸，伊的手，攏是汗，彼汗水的鹹味，若像阿爸佇魚市處理鯊魚了後，毋捌洗清氣的手，彼鹹味內底有海風，有魚血，有伊規世人無講出來的忝頭。

教官喝：「加油啊！」伊的聲，聽起來襍襍碎碎，伊為阮加油，是為著啥物？為著國家？為著生存？抑是為著伊的薪水？伊敢捌佇某一个深夜，問過家己，伊為何佇遮？為何一工閣一工，共一个閣一个靈魂，擲入去這片闊莽莽的空虛？

燈轉青。我無思考，我行動，所以我存在。

一秒鐘！

我共家己擲出去，予phu-lóo-phé-lá捲絞出來的風，搨甲敢若失去重力，有一種浮佇眠床的感覺，目睷瞤瞤，想起足早以前佇老母腹肚內，溫暖有光的安心感，我只是我，一个佇咧虛無中墜落的意識，目睷一禡開，是日頭。

兩秒鐘！

風，敢若是實體的，袂輸是一塊青色的玻璃，我用我的身軀去搥破伊，風無意念，無目的，伊就是存在。伊對我的耳空灌入去，對我的喙空衝出來，伊欲將我規个人反起來洗，洗掉我的名，洗掉大武營傘訓場的臭汗味，洗掉阿爸身軀頂頭的魚的臭臊味，閣有『Johnnie Walker』的芳味。

風咧講話，伊講烏克蘭的蘇愷27……伊講露西亞的伊留申76……爆炸了後焦烏的屍箍……自由落體。三百个俄羅斯傘兵，伊的人生，已經無到58秒矣！只賭8秒，佇彼个飛行機爆炸的瞬間，彼个火光，是毋是有一種燒焦的臭味？我無確定傘敢有開，敢會是佢个全款的結局？我敢若鼻著佢的臭焦味。

三秒鐘！

我感覺著加速度。地面是一塊足大塊的吸石，咧共我的身軀吸落去。地球的引力，是一首無聲的歌，伊咧叫我轉去，轉去伊的內底。佇這個過程中，我毋但是墜落的物件。我開始感覺著我身軀的重量，意識開始驚惶，我開始感覺著我身為一个「人」的存在，我敢會摔死？

四秒鐘！

關鍵的第四秒！

時間佇這個點黏牢咧。我知影第五秒就愛摸副傘，親像咧迫迫，咧要覷相揣。但是揣我的，是地心引力，而且伊永遠攏袂輸。我的手，已經摸佇副傘的圈仔，彼金屬的冰冷，是一條清醒的電，對我的指頭仔傳到我的心臟。我感覺著我的自由所引起的全部的焦心。佇這個瞬間，我愛選擇。若準四秒鐘主傘無開，我愛馬上摸副傘。不而過我會當選擇摸，嘛會當選擇毋摸，選擇直接結束佇8秒內。無人會當替我決定。

一秒、兩秒、三秒、四秒……

我腦海內底的碼錶咧走，但是時間本身煞親像一塊琥珀。佇這塊琥珀內底，我同時看著阿爸穿鐵漢裝的相片，伊的笑容是溫暖的黃色，有日頭光的氣味；仝一塊琥珀看著阮某佇病院內底流目屎，手提我的病危通知單：遺傳性的急性心梗塞；我嘛看著猶未出世的查某团的超音波相片，伊的姿勢佻我這馬仝款，伊的心跳聲，是這個混亂的宇宙內底，唯一的、有規律的鼓聲。

傘開矣！

彼个聲毋是聲，是七月的爍爍，佇我頭殼靈！氣味若像落雨後的塗味。一个溫柔閣粗暴的頓挫，將我對8秒的可能結局硬摸轉來58秒的這片。我活轉來矣！這意志偷來的50秒。引張帶雄雄拍著我的後頷頸，疼！彼種疼，是紅色的，是燒烙的，是一蕊佇我皮膚頂開出來的玫瑰，伊提醒我，我閣有感覺。

這陣到落塗，我成做一隻雁。

咱是佇咧無邊的荒野中的一隻雁。

我孤單，但是我存在。我用我的目睷，去感受各種無仝款的青色。我用我的身軀，去感受風。地面是我的水平線，我揹著我所有的過去，若像雁對伊的水平線仝款。我向伊飛去，就算我知影彼是一个永遠袂當到的所在。

我擡頭檢查青色的傘，有一條一條傘索，親像看著阿媽佇北新庄的菜園，彼菜園內底有匏仔、有菜瓜，嘛攏一條一條掛佇棚仔，若像我這馬。我注意四箍輾轉，無接絞，感謝教官平時的訓練。

我想起大武營。彼个離經的訓練基地。

咱佇彼搭，學會曉按怎摔倒才安全。三、四个教官喝講：「嚴格的訓練是官兵上大的福利！」「平常時捷流汗，戰場省流血！」個的聲，若像鐵釘，釘入去咱每一个人的耳空。咱佇三十幾度的熱天，佇彼个鋪滿細粒石頭的訓練場頂，直直摔，倚起來，繼續摔。彼个石頭的聲音，足好聽的，但是接觸著身軀的時陣，彼个疼，叫袂出來。我若像『Sisyphus』，咱的石頭，就是咱家己的肉體。咱愛一擺一擺，共伊揀上彼个四呎懸的跳台，然後喝一聲，摔落來，翻滾，然後閣再重來。

彼當時全梯有一个清大物理博士，強欲四十歲，佇跳台頂雙跤直直掣。伊知影所有的物理公式，伊知影『 $F=ma$ 』，伊知影重力加速度是 9.8 m/s^2 。但是所有的智識，佇面對四呎的懸度時，攏總無效。教官猶是命令伊跳落來，伊的目鏡摔出去，伊看起來若像一隻予人拍斷跤的狗。

然後是三十四呎懸的跳塔。彼是人類視覺上大的驚惶。倚佇頂懸的時，你看的毋是風景，你看的是你內心上深的空。教官的聲對塗跤傳起來，若像對地獄的另外一片。「跳！」你就愛跳。你無選擇。抑是講，你唯一的選擇，就是去執行彼个你早就已經做出的選擇。

潮州的田園佇我的跤底，一格一格，切甲真齊，親像蜂蜜恰抹茶的雞卵粿。彼个視覺的甜味，佇我的舌根浮出來。我用力鼻，鼻著的是高空稀薄的空氣，彼空氣是透明的，無味，但是我看會著伊的流動，若像水，我泅佇這個透明的河內底。

阿爸咧？伊的58秒是按怎過的？伊用規世人咧準備伊的傘具。伊對抗大海，對抗貧窮，為著咱咧奮鬥。伊十三歲就去淡水街頭拍拚，阿公的田園予

人騙去，自殺了後，伊更加拚性命。伊捌講伊抽籤的時，上驚抽著傘兵，煞就遐爾好運予伊抽著。伊穿過鐵漢裝，佇夜間、山地、海上跳傘。伊是咧跳出啥物？跳出伊的宿命？跳出伊的貧窮？抑是伊干焦教官叫伊跳伊就跳？

伊捌佇酒後微醺的時，目睷閃爍著一種我看袂著的光，講起伊有一擺雄雄，規連臨時去坐舊型的「老雞母」（『C-119』），兩排銃子交叉掛佇胸前，一封一封印好的遺書，逐家簽名交出去。飛行機飛出去，毋知飛佹久，好佳哉任務煞取消。伊講：「差一點仔就無你矣。」

我好玄去查，攞查袂著彼擺的任務。可能閣是一擺予「反攻大陸」的任務。一个「偉大的領袖」為著伊偉大民族的光榮佺復興，差一點仔就共阮阿爸的58秒，變做8秒，甚至是一秒攞無。

伊防備所有的敵人，干焦無防備心臟內底的對手。上尾仔的埋伏，來自伊家己的血脈。急性的心梗塞。伊的人生，無轉去58秒的機會，直接進入8秒的結局。遐爾仔緊，緊甲親像電影的跳接，一个鏡頭是我看著伊佇咧共我攞手，下一个鏡頭就是一片空白。伊的人生，敢若『Sisyphus』的石頭，揀對山頂，落尾煞來哲死家己。

跤底傳來鳥仔聲。彼聲音是一粒一粒金色的珠仔，對地面彈起來，敲著我的耳膜。我咧接近人間。我看著彼條車路，共傘訓場切做兩片。

閣愛避免予無遵守管制的機車撈著。

這就是離經。

這可能是宇宙的烏色笑諷。天空無共我滅掉，一个騎機車出去買蔥仔的阿桑可能就會。我的墓碑頂若按呢寫，毋知會佢好笑：「伊戰勝敵人，煞輸予一个阿桑。」我接受這種離經，甚至感覺著一絲仔快樂。這就是我的反抗。我用我的意識，跳落去這個無啥意義的世界。

想起較早有一位秦良丰上士，伊的傘無完全拍開。伊的人生，吊佇8秒佻58秒之間。伊活落來矣。伊身穿「外骨骼」，重新學行路。伊共伊粉身碎骨的命運，用伊的意志力，一塊一塊拏轉來，重新組合。伊是一个活跳跳的薛西弗斯，伊的反抗，比咱攏較堅定。

落塗。

跤盤、小腿外片、大腿外片、尻川外片、尻脊餅。每一個點接觸著土地，攏是一个記憶的開關。跤盤踏著塗，我想起我頭一擺學行路；小腿捆過草埔，我想起大武營訓練時陣的鑿疼；大腿受力，我想起阿爸共我扛佇伊的肩胛頭的力頭；尻川坐落去，我想起我佇病院的無力；尻脊餅拍翻，我想起我佇阿母腹內的安穩。

一个完美的拍翻。我隨倚起來，收傘。我活佇這個58秒的版本內底。

毋過，當我共阿爸的金斗甕仔掛佇領頸，我知影，我不時活佇彼个「8秒」版本的烏影內底。彼个甕仔，白色的，冰冷的，伊的重量，是一種無聲的語言。伊提醒我，每一个性命，攏會結束。我共伊摺咧，行過火葬場的長廊，彼長廊的空氣，是白色的，是冰的，若像較早伊佇漁會的冷凍庫內底出魚料。我佇心內喝：「一秒鐘、兩秒鐘、三秒鐘、四秒鐘……」我咧用一套儀式，來共這個8秒的殘酷，換一種58秒版本的溫柔。這是我成做一个活人，唯一會當做的代誌。

振興病院彼十四工，是我的另外一場跳傘。我共身軀練做一件武器，會使對天頂跳落來。煞倒佇遮，予一堆我根本毋捌看過的油窒佇血管內底。所有的訓練、所有的血汗，佇基因這張樂透彩券面前，攏總無路用。急性心梗窒，是猶未飛到跳傘場，飛行機門就拍開。我予命運擲出來，擲入去8秒的版本。心電圖的嚶嚶聲，是一條青色起降誠無明顯，強欲變做水平線，欲共我的世界切做兩半。醫生，是我的教官，伊佇第四秒的時陣，替我拍開副傘。伊共我對8秒的終點，重新摸轉來。

我活咧，毋是應該的，是偷來的，閣較愛寶惜。

大武營拆矣。變成榮總屏東分院。訓練場換去屏東飛行機場。本來一个訓練人按怎佇8秒內求生的所在，欲變成一个醫治閣較濟病人的好所在。大武營新的功課就是共每一位病人，對8秒的版本救轉來58秒的人生。

特朗斯特·羅默捌講：「醒起來就是按夢中對外口跳傘。」

按呢，我這馬是清醒？抑是咧做夢？存在，敢毋是一場足久長的、無法度避免的墜落？

降落傘會當予咱反省，避免直接摔死。所以我這馬寫落來的這四千五百字，敢是我的降落傘？我用一个一个的字，共阮阿爸彼个「8秒」的悲劇，共我家已佇病院內底彼个「8秒」的驚惶，透過回憶恰反思，硬共伊延長做一場「58秒」的敘事。這就是我的反抗。我知影這個可能工程是無效的，親像『Sisyphus』揀石頭，但是我佇這個過程中，感覺著我的存在。

薛西弗斯可能嘛是快樂的。

我有一个夢。

夢裡，三百个露西亞傘兵，四十九个烏克蘭傘兵，閣有阿爸牽我。佇遐，無8秒抑是58秒的分別。時間親像一片安靜的海。阮手牽手，箍做一个真大的圓。

阮沓沓仔降落，降落佇一片黃錦錦的麥仔田內底。彼麥仔的氣味，是溫暖的，若像阿媽煮的麵。咱的降落，無任何目的。阮干焦是為著降落本身來降落。阮欲佇彼搭，重新開始，重新選擇。

這是第幾秒？

時間已經無啥重要矣！重要的是，佇這個一定會墜落的過程，我選擇擘開我的目矙，用我全部的熱情，去體驗所有的離經，了後，用我全部的氣力，去抱攬規个宇宙。

閣一改的，一秒鐘……。

我選擇，繼續算落去。